

《淮扬墨韵·扬州八怪诗画精品展》近日在海南省博物馆对外展出，“扬州八怪”是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。“扬州八怪”之说，由来已久，但8人的名字，其说法各有不同。按清末李玉棻《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》提法为：金农、郑燮、高翔、汪士慎、李鱓、黄慎、李方膺、罗聘。这次来琼展出的是南京博物院藏的29幅书画精品，除了上述8位名家的作品外，还特别展出了对“扬州八怪”画风产生重大影响的“四僧”之一石涛的作品。

“扬州八怪”的共同特点是，他们愤世嫉俗，不向权贵献媚，了解民间疾苦。重视思想、人品、学问、才情对绘画创作的影响。他们的文学及书法修养都很高。画题以花卉为主，也画山水、人物，摆脱了画坛上保守派恪守清规戒律的影响，高度发挥了即景写生，即景抒情的创造意志。他们又都擅长书法、文学、印章。因之形成诗、书、画综合艺术的整体，人称“三绝”，为绘画艺术的发展，开辟了新的途径，和当时的所谓“正统”画风迥然不同。其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对海派及近现代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著名画家吴昌硕、徐悲鸿、齐白石等都深受其风格影响。

29件珍品首现海南

“这幅画所传达出的空旷悠远的意境，真的是太传神了。”站在石涛的《淮扬洁秋图》前，海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章佩岚忍不住发出阵阵赞叹。此画描绘扬州城郊的秋天景致，作品用平远法构图，突出表现了秋天景物的变化。用笔洒脱奔放，于酣畅苍茫中显现出了作者的艺术才情。由于江淮地区旱涝不时，往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，作者在长跋大题中亦有所反映，流露出对民瘼疾苦的深刻同情，同时也寄寓深深的故国之思。

章佩岚告诉记者，这件作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，估价最少在千万元以上。石涛生于明朝末年，十五岁时，明朝灭亡，父亲被杀。国破家亡，石涛被迫逃亡到广西全州，在湘山寺削发为僧。以后颠沛流离，辗转各地，到晚年才定居扬州。他带着内心的矛盾和隐痛，创作了大量精湛的作品。他的作品对现代中国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这次展出的两件石涛的作品，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。

事实上，这次来琼展出的29件作品，都是海南省博物馆经过精挑细选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这也是“扬州八怪”的作品首次在海南展出。“扬州八怪”中金农独具一格的“漆书”、郑燮“乱石铺路”的书法作品，都在本次展览中展出。以画竹闻名的郑燮最著名的《托根乱岩图》也入选了本次展览，这幅画上：两竿竹子从峭壁岩石中伸展出来，随风摇曳，无论是竹子，抑或岩石，都给人一种无比坚定与苍劲之感。画上的题识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乱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更是广为流传的经典。

除此之外，其余7名画家的作品也都是最能体现其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珍品。据介绍，由于这次展品十分珍贵，省博物馆经过多方争

扬州八怪：「怪」面具下的真性情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戎海



《行书七律诗轴》郑燮



《淮扬洁秋图》石涛

取，最终打动了南京博物院，答应来琼办展。由于海南的气候潮湿炎热，主办方对展厅的温度和湿度都进行了严密监控，避免对这些珍贵的文物造成损坏。

打破俗套 以“怪”传情

“扬州八怪”为何被称为“怪”，他们究竟怪在哪儿呢？前来观展的国画家齐英石告诉记者，“扬州八怪”的作品在形式上不守成法，狂放怪异；技法上以泼墨写意为主。他们将所倡导的标新立异、抒发个性的创作理念融入到他们的画作中。由于他们为人不为艺不落俗套，其作品无论取材立意，还是构图用笔，都有鲜明的个性，都突破了官方正统艺术的束缚，表现出雅俗共赏的新风格，以致被当时正统派画家贬称之为“怪”。

扬州自古是人文荟萃之地，唐宋时期，孕育出几多春江花月的诗情画意，引领艺林风骚。然而，从清初以来百余年来，政治高压，文字狱盛行，艺坛渐渐寂寥，缺少变化创新。当时的“四王”（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翬、王原祁）和董（其昌）、赵（孟頫）风靡艺坛，摹古巧熟，闭门造车，脱离了生活现实，逐渐走向没落。到了清代中叶，一群深受石涛影响、锐意变革的艺术家云集于扬州，终于产生了以“扬州八怪”为代表的群体。“扬州八怪”大多出身于贫寒的知识阶层，生活道路坎坷不平，有的终生不仕，有的经过科举从政，一度出任小官，却都不如意，终以卖画为生。他们生活比较清苦，深知官场的腐败，形成了蔑视权贵，行为狂放的性格。

“扬州八怪”的作品以梅、兰、竹、菊、松、石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此来表现画家清高、孤傲、绝俗，他们还运用象征、比拟、隐喻等手法，通过题写诗文，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形式。

在这次展览中，李方膺的《潇湘风竹图》颇能代表这一群体的“怪”之风格。图中两棵潇湘竹顶天立地，旁边湖石耸立，小竹杂草丛生。所画竹叶不讲成法，秃笔直扫，潇洒随意，枝叶顺风飞扬而不折，透出一种镇静与傲慢。画上自题诗一首：“画史从来不画风，我于难处夺天工。请看尺幅潇湘竹，满耳丁东万玉空”。创作这幅作品时，李方膺57岁，已被罢官，心中抑郁。这幅画于合肥私邸的作品以风为背景，抒发任它风吹雨打，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。

和李方膺的直抒胸臆不同，这次展出的“扬州八怪”中艺术造诣最高的金农的书画作品则更侧重于形式上的创新。他所作的《梅树图》枝多花繁，生机勃勃，古雅拙朴。他的书法作品《隶书七言联》则是“漆书”的代表作，这种方法写出的字看起

来似乎粗俗简单，无章法可言，其实是大处着眼，有着磅礴的气韵。而“八怪”中名气最大的郑燮也有一幅书法作品《行书七律诗轴》入选，观众可从中尽领其“乱石铺路”的独特风格。

此外，本次展览中展出的罗聘的《芭蕉佛像图》、黄慎的《品砚图》、李鱓的《土墙蝶花图》、高翔的《折枝榴花图》、汪士慎的《墨梅图》等作品也都各具特色，观众可细细品鉴，体验个中滋味。

“怪”味悠长 影响深远

近年来，“扬州八怪”的作品在拍卖市场大受追捧，价格一路上扬。2011年嘉德春拍上，郑板桥的作品《行书诗翰手卷》以180万元起拍，



《潇湘风竹图》李方膺

最终成交价达4370万元。同年，郑板桥的另一幅作品《竹石兰蕙图》成交达4600万元，创下“扬州八怪”作品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。此外，金农的《大宛良驹》、《墨梅》最终成交价也都超过千万元。

“扬州八怪”对于我国现代艺坛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，尤其是他们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，提倡风格独创，主张自立门户，赋予作品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表现形式，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。《中国美术史》认为“扬州八怪”“在我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道路上，树起新的旗帜”，“我国近代绘画大师，无不继承他们的传统。”如赵之谦把金农厚重古拙的金石味发展到极点；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陈师曾、齐白石等人则把写意花鸟发展到新的高峰，影响深远。因此，“扬州八怪”作为画坛的一种流派，适应市场需要，承先启后，大胆创新，把文人画发展到新的境界，具有开宗明派的重大意义。徐悲鸿更是把郑燮奉为“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”。